

Clases de
literatura

[阿根廷] **胡里奥·科塔萨尔** 著

林叶青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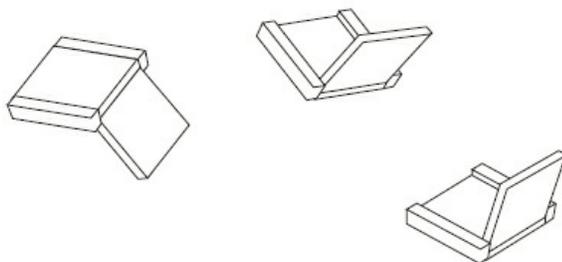
Julio
Cortázar

南海出版公司

Clases de literatura

文学课

[阿根廷] 胡里奥·科塔萨尔 著
林叶青 译



南海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文学课

作者：〔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

译者：林叶青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课 作家之路](#)

[第二课 幻想短篇小说I：时间](#)

[第三课 幻想短篇小说II：宿命](#)

[第四课 现实主义短篇小说](#)

[第五课 文学中的音乐性与幽默](#)

[第六课 文学中的游戏性与《跳房子》的创作历程](#)

[第七课 关于《跳房子》《曼努埃尔之书》和《方托马斯大战跨国吸血鬼》](#)

[第八课 情色与文学](#)

[附录](#)

[我们当代的拉美文学](#)

[现实与文学，以及必要的价值颠覆](#)

第一课 作家之路

我想明确下立场，虽然我提议先谈短篇小说，再谈长篇小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区别对待，也不代表任何价值判断：我以同样的专注，怀着同样的热情，创作和阅读短篇与长篇小说。你们知道的，这两者截然不同，我们会从几个方面来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但是，我之所以提议我们先分析短篇小说，是因为短篇小说这个主题——我们今天就会谈到它——更容易入门；与长篇小说相比，它们更容易把握和分析，原因显而易见，我就不做赘述了。

你们得明白，在你们来这儿不久之前，我还在七拼八凑地临时备课：我不是个有规划的人，我既不是评论家，也不是理论家，所以，每当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我都会去寻找解决方案。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在谈论短篇小说这个文体和我的短篇小说之前，要是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或许能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拉美短篇小说。我曾经在很久以前的一次座谈中，把自己的写作经历称为“作家之路”；也就是说，我在……不幸的是，已经三十年了——间开展文学活动的路径。只要作家还在作家之路上穿行，他就无法看清它们，因为他和所有人一样生活在当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总有一天，面对自己出版的诸多书籍和得到的诸多评论，他会突然拥有足够的视野和评论空间，让他能够清晰地审视自己。几年前，我问过自己，在文学（对我来说，“文学”和“生命”这

两个词永远相同，但在今天的语境下，我们关注的是文学）中，我的道路究竟是哪一条。我将简要地谈谈作家之路，这可能会有所帮助，因为之后你们会发现，这条路指明了一些不变的因素，一些趋势，它们对我们当代重要的拉美文学起到了意义深远的决定性作用。

我希望你们不要被我接下来将要使用的三个词吓到，因为你们一旦理解了我为什么要用这几个词，就会明白它们实际上很简单。我认为，我的作家之路可以划分为三个彼此界限分明的阶段：第一阶段我把它叫作美学阶段（这是第一个词），第二个阶段我称之为形而上学阶段，而到今天为止的第三阶段，我把它叫作历史阶段。接下来，我会谈到我的作家生涯里的这三个时期，我会说明我为什么用这几个词，这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你们没必要像哲学家谈论形而上学时那样严肃对待。

我那一代的阿根廷人，几乎都是来自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产阶级；由于学识、出身和个人喜好，这个社会阶层的人自很年轻的时候起就投身于文学活动，尤其是聚焦于文学本身。我清楚地记得与我那些同学们的交谈，毕业后我们依然是朋友，大家都开始写作，有些人还慢慢地开始出版作品。我记得我和我的朋友们，我们这些阿根廷年轻人（或者说港口人，大家都这么称呼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深受唯美主义的影响，专注于文学，因为它的美学价值和诗性价值，还因为它所产生的精神共鸣。我们当时并没有使用这些词汇，我们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但现在我意识到，作为读者和写作者的最初那几年，我处于被我称作美学阶段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文学基本等同于阅读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书籍，并在写作时紧盯着杰出的范本，或是关注风格完美的理想文本。当时，我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距离一段动荡波折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它正在我们周围发生，而我们正从中缺席——因为当时我们也是以置身事外的视角理解着那段历史，我们的心灵与它保持着距离。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远距离地经历了西班牙内战，西班牙人民浴

血奋战，反抗佛朗哥政权，并最终被它击溃。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同样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和我的朋友们是如何经历这两场战争的呢？在西班牙内战中，我们是西班牙共和国坚定的支持者，是坚定的反佛朗哥人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全心全意支持同盟国，坚决反对纳粹主义。但在确定立场后，我们做了哪些事呢？我们阅读报纸，全面了解前线的即时战况；我们在咖啡馆畅谈，与偶然遇见的对手争论，捍卫自己的观点。我参与了这个小团体，而与此同时我还参与了其他许多团体，我们从没有想过，西班牙的战争会直接影响到我们阿根廷人、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个体；我们从没有想过，即使阿根廷是中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会影响到我们。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作为作家，作为个人，我们的使命远不止于单纯的评论，或是对某个抗争群体的单纯的同情。这种我对自己和我所在的阶级非常深刻的自我批判，在极大程度上定义了当时的第一批文学创作：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欧洲作家或阿根廷作家出版的小说和意义深刻的短篇小说集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得付出所拥有的一切——一切资源，一切知识——来达到尽可能高超的文学水准。这是一种美学的提议，一种美学的应答；对我们来说，文学活动就是文学本身，就是文学作品，而绝不是人们（不管他是否为作家）的生活处境——用奥特加·伊·加塞特^[1]的话来说，是“情境”——的组成部分。

不过，当时，即便我几乎没有任何历史参与或历史情感，我很早就意识到，文学，甚至是最天马行空的幻想文学，不仅仅存在于阅读、图书馆和咖啡馆的畅谈之中。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能感受到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各种事物、各色街道——对写作者而言，让这座城市成为一方连续、多样、精彩的舞台的一切——之间的联系。那时，在我和我的朋友们看来，像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那样的作家出版的作品意味着一座文学的天堂，开拓了当时我们语言的最大潜力；但与此同时，我也

很早就意识到了另一些作家的存在，我只提其中一位，小说家罗贝尔托·阿尔特，他当然不像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那样有名气，因为他英年早逝，写了一部很难翻译的作品，而且这部作品仅流传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极为局限的小圈子中。虽然我的美学理念让我崇拜博尔赫斯这类作家，但我同时也关注通俗用语，关注罗贝尔托·阿爾特的短篇和长篇小说中通篇贯行的街头黑话。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我谈及作家之路的不同阶段时，绝对不能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来：那个时期，我在美学的、美学化的世界中活动，但是我认为，在我的手中或想象中，已经有了来自别处的成分，只不过还需要时间让它们开花结果。移居欧洲以后，我逐渐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一点。

我总是因为受到偶然或者一系列巧合的触动而写作，但我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那些念头飞向我，就像一只从窗户飞进来的鸟。在欧洲，我继续写充满美学色彩、天马行空的短篇小说，几乎每一篇都属于幻想主题。但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我开始涉猎与初衷截然不同的题材。那几年，我写了一篇很长的短篇小说，《追寻者》，它可能是我写过的最长的短篇小说了，我们之后会再具体谈论这部作品。这篇小说本身没有任何幻想元素，却包含了对我来说变得愈发重要的东西：人的存在，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一名爵士音乐家。他忍受苦难，敢于梦想，奋力发声，却被追逐他一生的宿命击垮。（读过这篇小说的人知道，我指的是查理·帕克，他在小说里的名字是乔尼·卡特。）当我写完这篇小说并成为它的第一位读者时，我发现，不知为何，我脱离了原来的轨道，正试图进入另一条路径。现在，人物变成了我最感兴趣的对象，而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写的故事中，人物是为幻想元素服务的，是他们使幻想元素得以显现；尽管我会对那些故事中的一些人物产生怜悯或喜爱之情，但这种情感非常有限：我真正在意的是故事的结构、美学要素，以及它与一切美好、奇妙、迷人事物的文学性融合。在移居巴黎后的深刻孤独中，我似乎突然在乔尼·卡特这个人物身上看到了我的同

行者的身影：一位被不幸宿命追逐的黑人音乐家。在这则故事中，他的思绪、独白和挣扎贯穿全文。

与同行者的第一次接触——我觉得我有权利使用“同行者”这个词——是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一个人和一群人之间直接搭起的第一座桥梁，这让我在那些年里，对长、短篇小说中能够展现的心理机制越来越感兴趣，我越来越想探索 and 了解这个领域——归根结底，这是文学最迷人的地方。在这个领域中，人的智性与感性相结合，他的心理决定了他的行为、他生命中所有的可能性、他所有的关系、他的生活波折、他的爱恋、他的死亡、他的命运：一言以蔽之，他的故事。随着我愈发渴望深入了解我想象的人物的心理世界，我萌生了一系列疑问，于是我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因为短篇小说从来——或几乎从来——都不会产生问题：问题存在于长篇小说中，它们提出问题，并常常试图解决问题。长篇小说是作家向自己发起的伟大战争，因为小说中包含了整个世界、整个宇宙，而人类的命运在其中全力上演。我用了“人类的命运”这个词，是因为当时我意识到，我并没有写心理小说的天赋，写不出像现有的心理小说那样优秀的作品。我只能掌控一些人物生命中的某些要素，对此我并不满意。在《追寻者》中，乔尼·卡特笨拙而无知地提出了我们可以称之为“终极”的问题。他不理解生命，也不理解死亡，他不理解自己为什么是音乐家，而他想知道自己为何演奏，为何会经历他所经历的一切。由此，我进入了被我归为形而上学的阶段（这稍有一些卖弄学识的成分），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缓慢、艰难而又非常原始的自我探寻——因为我既不是哲学家，也没有哲学天赋——这一探寻的对象是人，不是单纯的有生命、能活动的生物，而是哲学意义上人类的存在，是命运，是神秘旅途中的一条道路。

我把这个阶段称为形而上学时期，因为没有比它更好的名称了，而我在写两部长篇小说时，正好处于这个阶段。第一部小说叫《中奖彩票》，它以娱乐性为主；第二部小说则超出了娱乐范畴，叫作《跳房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文学课》（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2683.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